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
主編 張曼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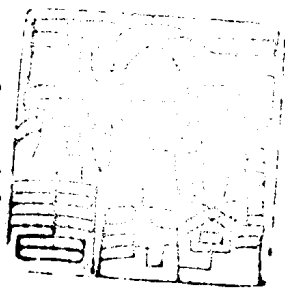
漢藏佛教關係研究

張曼濤著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⑦⑨
主編 張曼濤

漢藏佛教關係研究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⑦九
第八輯

漢藏佛教關係研究

全書(壹百冊)定價

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一一一六六八三

七一一一七四四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編輯旨趣

一、漢藏佛教，亦即漢地佛教與西藏佛教，漢藏本是同一個國家，我國中山先生所謂之五族共和，便是包括漢與藏兩個民族在內。按照同一個國家又同一個宗教信仰來說，這是無所謂「關係」研究的。可是我國是一個特別的大國，又有其與衆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漢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是統一全國的中心力量。但西藏遠處世界屋脊的高原，自成部落，雖同一國號，却另有其不同於漢族的歷史背景和語言系統，由於語言系統不同，其產生的文化結構也即有異，因此，即同一宗教信仰，也產生了不同的宗教形式，和宗教內容（組織）。佛教傳入中國較早，傳入西藏較晚，而由印度之傳播，恰好又是兩種不同的歷史階段，因是，雖同是佛教，而同樣又有差異，在此情形下，自然，這兩者的關係與異同，便值得研究了。此所以本集專刊稱之爲「漢藏佛教關係研究」。兩者有其異又有其同，我們始能確定其關係，然後再進一步，對其作一相關相涉或比較性的具體研究，這樣才能算是真正的「關係」研究。

二、本集共收有關文字十五篇，附錄兩篇，但不管任何一篇都可說深深符合本書題旨。從兩者內容的溝通到彼此的歷史、政教淵源，均一一談及，就本書所有的內容而言，亦可謂牽涉頗廣，涵蓋極大。對了解漢地與西藏兩地的佛教來說，實是當前唯一的一本好書，也是關心漢藏關係和佛教發展者的重要參考之一。

漢藏佛教關係研究 目錄

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	呂 激.....	一
漢藏佛教之光.....	滿 月.....	九
西藏政教與漢藏兩族之關係.....	熊 耀 文.....	一五
西藏紅教與漢土禪宗的評價.....	融 熙.....	三七
漢藏教理融會談.....	太 虛.....	四五
拉薩唐蕃會盟碑的盟文與建築.....	常 任 俠.....	六七
元明間與中國有關之西藏佛教.....	法 尊.....	七九
元明時期西藏政教之研究.....	朱 寶 唐.....	九一
清室對西藏的政教策略.....	洪 滌 塵.....	一四七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演變及中央監督機關之設置.....	劉 義 棠.....	一七三

元世祖與吐蕃佛教之關係·····	陳杭升·····	一九九
忽必烈可汗與八思巴喇嘛·····	札奇斯欽·····	二一一
太虛大師與宗喀巴大師·····	黃懺華·····	二二五
從西藏佛教學派興衰的演變說到中國佛教之建立·····	法尊·····	二三五
由中國唐密東密談到藏密及其教派·····	聞汝賢·····	二五一
附錄：蒙古與西藏歷史上相互關係和它對中原的影響·····	札奇斯欽·····	二五七
附錄：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并校記·····	饒宗頤·····	三〇七

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

呂澂

隨著中國佛協的成立，漢藏佛教界的關係日見密切，兩地佛學的溝通也益覺其有迫切的需要。在佛協的成立會議上，代表們討論到如何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就已提出了漢藏佛典翻譯的問題。但這問題過於專門了，一時難得有具體的結論。會後，我看到一些有關西藏佛教文獻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擬了這個「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題目來再發表些意見，以供當代漢藏佛學家的參考。

的確，到現在這個新時代來，要從「中國的佛學」裡，發揚它積極的、進步的，而又有助於文化建設的成分，這必須參合漢藏雙方的學說，認識它的全貌，才談得上正確；又必須有雙方學者的合作，才做得到徹底。我們說漢藏佛學溝通的有其需要，它的意義就在於此。溝通的第一步，應該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來，漢藏學者在這方面所做的準備工作就很不夠。有些漢地學人從西藏求學回來的，也曾做過些介紹說明西藏佛學的報告，或者還編譯了專書，但只有

少數能深入。再說西藏的佛學文獻方面，東西洋的學者一向在關心研究，本來有不少好材料可以採取，而到現在，我們還沒見著一部用漢文寫成的西藏大藏經的完全目錄（清代也有過西藏藏經目錄的譯本，但譯語怪僻，不可卒讀，當然是不合用的）。因此，我們要了解藏學而可用的漢文材料委實太貧乏了。至於在藏地的情形，那就更差。我不很清楚多年去西藏求學的人怎樣地介紹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佛學，但就我個人見聞所及，似乎藏地學者所藉以了解漢地佛學的，還離不開工布查的中土佛法源流 *mgonpo skyas-kyi rgya-nag chos hbyung* 和土觀的西藏佛法源流 *thu-hu bkwan-gyi h-odkyi chos-hbyung* 附篇等舊作，而那些作品都是充滿著錯誤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校印了土觀那篇文章，就曾做過一段導言，指出它的重重錯誤，這裡且不多談。至於有關漢地佛學文獻「大藏經」方面，西藏也只有工布查的著述裡做過至元法寶勘同目錄的翻譯。但至元錄本身問題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說是流於形式的。只要一看見西藏經錄裡或著述裡有那部書的相似名目，便認為西藏也有譯本，其實却不盡然；好多真有西藏翻譯的，它反而遺漏了。據我們粗粗地統計，它裡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餘種書，誤堪的却有一百五十多種即是全數的十分之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譯，更替它添上好些錯誤：有處無端地遺漏了（如心明經、種種雜咒經、百千印陀羅尼經等），有處又隨意勘同而勘錯了（如以華嚴經修慈分爲金剛經、珠菩薩修行分的同本，莊嚴菩提心經爲方廣普賢菩薩所說經的同本等）。它還有最大的缺點，就是很多書名都譯得不正確（如大乘同性經譯成 *the-g-pa chen-pohi tshad-ma* 無上

依經譯成 *sgra chen-po* 等)，甚至西藏著述裡有過譯名的，也忽略了不知採用，反搞成不倫不類（如觀所緣緣論 *dmigs-pa brtak-pa* 錯譯爲觀緣起論 *ren-hbrel bsgom-pa* 理門論 *rigs-pahis go* 錯譯爲量門論 *tshad-rna li sgo* 等）。所以單憑這樣一部目錄，實在難以令人明白漢譯大藏經裏究竟有些什麼書，更談不到比較運用了。但它所發生的影響却是相當的大。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喜饒嘉措法師剛從拉薩回到南京來，我就拉薩新版甘珠爾的編纂上有些問題和他討論，他談到漢地大藏經的一切，就是完全依據工布查的書，並還對它加以推重的。可是，老實說，要從那些著述來了解漢地佛學的真正內容，如何能够？現在，我們應該好好地再來做一番準備工夫：

一、用藏文重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漢土佛學源流，一直敘述到現在的情況；這須注意糾正工布查、土觀等撰述裏的錯誤。

二、徹底訂正工布查所譯的至元法寶目錄，要使每一部書都有正確的譯名和實在的勘同。以上是關於漢土佛學的，再說西藏佛學方面：

三、用漢文重編一部西藏佛學歷史（嚴格的說，應該和佛教歷史有些區別），闡明各種學說的源流和現況，最好更參照嘉木樣的西藏佛教史表 *bstan-rtsis* 編一個學術年表，作爲附錄。

四、盡量採取東西洋學界已有的資料，編譯一部西藏大藏經的勘同目錄。在這裡要注意到的，是西藏所有的經錄或學史關於各譯家年代的先後，照例沒有詳細明確的資料記載。如

勝巴堪布所著的如意寶樹史 *dpag-bsam bjon-bzan* 總結了各種經錄記載，列舉印度法師來藏爲譯主的九十二人，西藏的度語（即翻譯）一百七十一人，也只粗分爲前傳期和後傳期的兩大致落而已（見該書印度校印本四〇八——四一〇）。現在另編新錄，就得用公元或藏歷分世紀地總計算，將各家年代大體標明出來，令人一覽而知其先後關係。

有了這些準備，才可以來談漢藏雙方佛學界的互相了解。這還要有步驟地選擇學說上各種根本典籍，分列譯了出來，以爲依據，就自然會涉及漢藏佛典翻譯問題了。說起這樣的翻譯來，過去雙方是早已做過一些工作的。藏地的翻譯漢經，可以遠推到佛學前傳時期。現存那一時期的經錄即登噶爾瑪錄 *Idan-dkar-ma dkar-chag* 裏，就舉出從漢文重譯的大乘經二十四部、大乘論八部。這都還是些比較重要的書（如經部的大般涅槃經、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等，論部的題基法華玄贊、圓測解深密疏等），並且大部份保存到現在，可算是有相當規模的。至於漢譯藏籍，除了元代以來有幾種零星譯本收入大藏經而外，我們從現存的增加漢蒙譯語的翻譯名義大集 *bye-brag-tu rtogs che* 底稿以及大乘要道密集所載的殘篇斷簡，還可以想像到明清兩代曾有過一系列的西藏密典翻譯，而後來都散失不全了。但這樣翻譯極其廣泛，目前用不著。我們要是爲了明瞭漢藏兩方的佛學而來談翻譯，就應該聯繫到實際情況，譯出雙方學說所宗的各籍，使人一下能得其樞紐。現在姑且舉顯教的學說而言。這在西藏正宗宗喀巴學系裡，一向是以五科的組織在做著有系統的學習的，我們就

該先將各科本典一一翻譯出來。這裏面除去俱舍科的俱舍論頌和釋論已有玄奘的譯本暫可應用而外，其餘還有：

一、因明科，法稱的集量評釋論 *Chos-kyi grags-pahi tshad-ma rnam-hgrel* 和天主慧的注疏 *Iha-dbang blohi tshad-ma rnam-hgrel-gyi hgrel-pa*（這是包括論本第一品的法稱自注在內的）。

二、般若科，彌勒的現觀莊嚴論 *byams-pa mgon-pohi mgon-par rtogs-pahi rgyan* 和師子賢的注疏 *Senge bzang-pohi mgon-par rtogs-pahi rgyan-gyi hgrel-pa don-gsal*。

三、中觀科，月稱的入中論 *Zla-ba grags-pahi dbu-ma-la hjug-pa* 和他自己的注解。

四、戒律科，德光的律法 *yon-tan-gyi hod-kyi hdul-bahi mdo* 和他的自注。

這些都是要翻譯的，但體裁上必須擺脫從前那樣古典式的束縛，而力求其淺顯通俗，並還要現代化，運用多所參考隨文附註的辦法來幫助理解。因此，第二、三科的本典現觀論等儘管已有法尊法師的譯本，仍舊可以再翻一道。

其次，漢土佛學的現狀既零落，又散漫，談不上什麼修學的一定規模，這只可以對照著藏學的分科，舉出些本典來：

一、因明科，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漢地的因明學本屬以理門爲大論，而極端加以重視的。西藏學者爲著徹底研究集量論，也曾向漢籍裡多方搜求它，不知怎樣的搞錯了，竟將天主的入正理論翻了過去充數，從此便在西藏訛傳了七八百年。現在譯出真的理門，連帶地改正這一大錯，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二、般若科，世親的能斷金剛經論釋和護法等成的唯識論（漢地晚世的般若研究集中在金剛經，而舊傳的彌勒般若學也只有能斷金剛經論頌一書。西藏奈塘新版的甘珠爾裡面曾搜羅到它的譯本編入補遺，但無釋論，依然不得其解。今譯恰恰彌補了這一欠缺。至於彌勒學的發展，以唯識理論爲歸宿，漢藏兩方都有這種見解。所以，西藏的般若科研究會旁及安慧的唯識三十論疏，「其在漢土與此相當的就只有護法等成的唯識論了。並且從此一書裡就能了解漢土所謂「相宗」的重要主張，可謂便利無比」。

三、中觀科，青目的中論（釋）（這是中觀學初期的傑作，而爲漢土的三論宗所推崇的。它大部份所依據的無畏論，舊傳也認爲龍樹自己的著作。宗喀巴系學者雖不贊同此說，但從青目的書裡很可看得出無畏論是種古注帶著「母論」的性質的，這足以供西藏學者的重要參考。漢土所謂「性宗」的理論根據，不用說也都能從這部書得著了瞭解）。

四、戒律科，四分律（漢土的律學和西藏的系統不同，這在它所依據的廣律上表現得最具體又最清楚，所以應該先譯）。

五、俱舍論，衆賢的順正理論（答覆正理師的嚴格批評，原本也是俱舍學的主題之一，但漢土學者特別地重視它

，所以對於順正理論有獨到的研究。西藏譯籍裏只有順正理的節本顯宗論，並還翻譯得不精確，像已經衆賢訂正了的俱舍頌文，都不知道照改，可謂在原則上已犯了錯誤。至於順正理論裏詳敘學說異同之處，顯宗論一概從刪，就更無從去辨別是非了。因此，西藏學俱舍學研究到這些地方，不免時常有錯。像在根品裏辯羅漢留壽行是否異熟一段，就是將經主之判誤認爲妙音的主張；到得解所依爲意能依爲識處，又將有部說錯作經部。假使能參照到順正理的原文，絕不至於如此。現今藏譯正理，對於研究俱舍一定大有幫助，可不待言。至於大毘婆沙論也算是俱舍學的重要參考書，法尊法師已有譯稿，今不再說。

翻譯這些書，應該參照各大家——像普光、窺基、吉藏、道宣、元瑜等——的注疏，徹底了解了文義之後，再來從事，庶幾可以做到譯文明白曉暢的地步。西藏從前重翻宋譯楞伽經，就曾先研究了圓暉的注解，經錄裏特爲標明（見奈塘新版甘珠爾目錄），這是值得效法的。

有了以上十幾種書的藏漢譯本，兩地佛學者用來做顯教學說部門初步的互相了解的基本資料，我想也儘够了。由這一個開端，隨後再看實際情形，計劃更進一步的溝通，應該是不會太難的。不過，在這些翻譯的同時，對印度的佛學源流的一方面，我們也要努力使兩地的佛學者能有一致或者極相近的認識。在西藏，關於這一學說源流的好些傳說實在是太混亂了，甚至使卓越的史家要來做整理工夫，也不免有治絲愈棼之感（見多羅那陀的印度佛法源流 *tarāṇa ati haḥi rgya-gar chos hbyung* 導言）。但到現在，該可以說「有辦法了」。我們可參用漢藏兩方所有較古、較信的資料，

以批判的方法來搞清一些糾紛，而做出一部近於真相的印度佛學史，以求漢藏學者之共信。這中間會牽涉到雙方對於師承傳授、人世後先等等不同的意見，也無妨暫捐成見作個平心靜氣的商量。剋實說，漢土好些有關佛學的零星傳說，史傳出自羅什、真諦、玄奘、義淨等大家的，以他們時代的在先，見聞的真切，乃至授受之有淵源，都應該特加重視而分別予以信任。加之漢文的大藏經內容豐富，蘊藏著各個時代，各個派別的代表作品，用來做說明學說流變的真憑實據，其價值也是無可比擬的。所以，只要真的是求個是非辨別，那末，在有這些優越的條件下，即使意見分歧，絕不致沒有途徑令其終歸於統一。這只看我們的努力吧！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真能使漢藏學者對於佛學源流得到共同的認識，由此作進一步的溝通，自必會更名符其實地發揮它的效力的。

我對於漢藏佛學初步溝通的意見，大略如上，自覺是不够完全正確的，因此，誠懇地期待著漢藏佛學家的指教！

漢藏佛教之光

滿月

談起對西藏佛教之研究，又不得不想念着偉大的太虛大師。太虛大師，他是東方的佛教燈塔，是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第一個偉大人物。他所創建的武昌佛學院，第一班畢業生即於北平組織了藏文佛教學校，使他們在大師的嚴明領導之下，攻習一種中國從沒人去學習過的西藏文字。藏文，這名字多麼清脆而幽逸，聽來就使他人掀起神聖而精明的感覺。藏文是一種宏壯的、精雅的而又清淨無比的純佛教的文字。當大師的一般高足——現在的賢明導師們浸潤在這道出塵絕俗的聖流中，不久的未來，也果然使他們永遠把一段寶貴的大乘生命投入了西藏佛教之研究的聖濤中。從藏文佛教學校出來留學西藏的，他們並且組織了留學團。留學團中最傑出而有成就的人物，如觀空、法尊、恆演、密晤、嚴定諸師，當然，在他們二十多個精壯的探險家，這些人算是成功的。並且大師的嫡傳弟子如大勇法師、大剛法師他們，啊！尤其是大勇法師，他在西藏佛教中不但已有活佛地位，而且被列為高等活佛。大勇佛入滅，已經過藏政府的許可，又找來小靈童，大

勇佛轉世兩次，現在又十歲了。

但他們都懷着百折不撓的精神，曾走過黃沙萬頃的沙漠和峭絕凌空的荒山，所謂「今日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不到西藏，而且不由西康到西藏，真不知在那綿延不絕而又渺無人跡的大山之中，還當依靠指南針才能分辨東西南北了。跋山涉水，有時簡直沒路。假使下雪，就整天都在一片銀白的世界裏走着，空氣窒澀，流水凝涸，天空中雖有鮮紅的陽光，但是，它的勢力可一點也不能給與人類以絲毫的溫暖。他們就像這樣的留學西藏，求法西天，可不是菩薩再來。

他們已到西康，因為語言十分不通，藏文佛學的根柢還不够迎戰拉薩格西們的唇槍舌箭，所以在康定跑馬山學習了一個時期，以便未來在拉薩三大寺大出鋒頭的辯論一番。跑馬山的地形特殊，環境幽靜，山與山對，下面即為孔明鑄箭的所謂「打箭爐」。但是另一柄智慧的明劍，這時可在各位留藏者的手上了。他們在那裡讀書，法尊法師是第一名翻譯師，他因要急佔前茅，所以他翻譯的菩提道次第論，即打開全中國的菩提學會之風。這時，中國佛教人士已知道菩提了，他們人人都要求走上菩提之道。

是的，在西康，尤其在跑馬山，藏文佛學者是有限的，他們經不起拉薩的舌戰，走不上辯臺，但是，他們的特長即看、讀、講解和寫作。這種學風，正合宜於內地的藏文初學人士，尤其適